

偵  
探  
譚  
四  
冷血

光緒三十年十月初版

定價銀四角

譯著者 冷 血

印刷者 開明印刷部

上海新馬路福海里

翻印不准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上海四馬路東首

販賣所 上海各書坊

(偵探談)

偵探談四上

美人狩

此篇實盡世界人類之所欲所願者。而咸網羅之。

第一財產人之所欲也。而有二百萬。

第二美色人之所欲也。而有秀子。

第三俠客人之所欲也。而有松井敏雄。

第四妖怪人之所欲聞也。而有男怪女妖。

第五妖巧是人之所愛而惡之者也。而有專六。

第六秘密地是人之所欲營者也。而有山穴。

第七雞鳴狗盜之徒是人之所欲驅策者也。而有鐵三。

第八投閭侗隙間隙者。人之所欲投侗者也。而有爲田之死。

第九棋逢敵手將遇良材敵手良材者是人所欲逢之遇之而始能爲棋爲將者也。而有專六卽有敏雄。

第十才子配佳人願天下有情都成了眷屬是人所偶遇之而傳爲佳話者也。而有秀子之美。有敏雄之才。有秀子與敏雄結婚。天下之人汲汲營營盡力爲小說之材料者大抵盡於是耳。

是篇共分四段

妖怪 是第一起至第七

山穴 是第八起至第十一

僞死 是第十二起至第十五

假裝 是第十六起至第十九

# 美人狩

冷血譯

## (二)

某夜。天大雨。雷電交作。時近一點鐘。足柄山下黑岩村盡處。有吉田屋小客寓。旅客均已入夢。主人秀吉亦已入寢室。將就枕。忽聞叩門聲。時盜賊盛行。昨日於某寺中。有僧五人被殺。今日又於東丘上。有旅客被割。今夜半敲門。恐亦盜賊。秀吉不敢應。然叩門聲益急。秀吉不得已。乃右手提防身棍。左手執燭燈。出室至門。高呼曰。

叩門者誰?

門外人答曰、

速開門! 速開門!

(秀) 汝何人。汝不言姓名。不能開門。

(門外人) 汝非秀吉否。我今導貴客至來宿汝家。汝母多言。速開門。

(秀) 汝何人。何姓。何名。

(門外人) 我名勝三。在坂下車屋之車夫。汝不知否。汝勿慮。速開門。

秀吉聞此言。思山下誠有車屋。勝三之名。亦以曾聞之。於是驚懼少已。欲開門。

又問云。

汝果勝三否?

(勝) 然! 我有大瘤爲記。汝可開門認。

時風雨更急。雷電更甚。門外忽有婦人發驚駭聲。秀吉聞之。始知有婦人在。決非盜。開門。門開。燭燈忽爲風吹息。門外人推車直馳人。秀吉仍將門關閉。秀吉心未安。急再點火出視之。則見紳士一人。握少女手。立於庭中。紳士年三

十七八。領下多生髮。衣服楚楚。甚有身分。女子年十八九。風情窈窕。姿度絕世。秀吉見客貴。急垂手曲腰。至紳士前。

(秀)不知貴客降臨。致失迎接。適因更深夜久。恐有盜賊。故未卽出迎。

(客)我本不汝罪。汝勿客氣。

(秀)請往彼室坐。

遂導客與女入室坐。獻茶。命女婢阿島收拾寢室。秀吉稍詫怪。見紳士少女入室後。未嘗交一言。少女時周視四方。回顧紳士。若有恐懼色。因億開門時。亦嘗聞驚駭聲。問少女云、

貴女於途中未遇大風雨。實乃幸事。

女亦不答。惟畧點頭。此時阿島入告云、

寢室已全備。

遂先導女忽呼止。問曰。

寢室是否二間。

(島) 否。寢室只一間。床亦只一台。

女聞之。身忽戰慄。

(女) 吾願獨寢一室。請道吾別室去。

語畢。若甚懼紳士。紳士戲云。

秀子！汝勿多慮。彼等已以我一人爲夫婦。

言畢大笑。女若甚厭之。又向秀吉云、

彼女何人可否。伴吾寢。

(秀) 彼名阿島。汝若不厭彼污穢。僅從命。

(女) 甚好。可速道我往彼室。

阿島遂先道。引女去。紳士亦從秀吉至別室。

秀吉旣道客入。復出問車夫勝三云、

汝同來之紳士。何人。汝知否？

(三) 吾亦未知。惟彼紳士初來至吾處。命吾挽車至吉田屋。吾又不知彼何人。  
(秀) 是否彼曾知吾名？

(三) 然。吾觀彼紳士與少女。甚可怪。其中必有可疑事。

(秀) 有何可疑。

(三) 吾在途中。未聞彼二人交一語。登山時。微聞少女泣。故可疑。

(秀) 誠然。我亦如是想。

(三) 夜已深。且風雨。今夜吾亦宿於此。可否？

(秀) 然則車如何。

(三) 可置於廊下。

(秀) 置於彼處小屋。不更好。

二人遂將車曳之入。置小屋中。勝三就外室寢。秀吉再至各處查閱。已亦入寢室。未幾就枕臥。

秀吉雖臥。心常懷疑念。終不能成夢。思彼紳士與少女狀。忽聞驚駭可懼聲。云、

賊奴！

秀吉不覺身戰慄。毛骨悚然。忽自床上下。靜聽之。萬籟俱寂。無一聲息。然終心不安。持燭出。靜窺各處。無一異狀。時風雨已止。星光微明。山溪流響。秀吉獨語云、

無事。恐係心驚。致誤聞。

遂後歸寢室。安心熟睡。至天明。

天明。秀吉醒時。日已三竿。秀吉忽跳起。聽家中尙寂然。無人聲。若無居人者。秀吉大怪。獨思平日醒時。必聞廚房菜刀聲。阿島叫罵聲。何以今日獨寂。遂換寢衣出。遇僕爲吉。爲吉問云。

主人！今日有異事。吾特來報。

秀有何異事？

吉 小屋中有一車乘者。何人挽者。何人。均不知。豈不可異。

秀 此乃山下車行內之車。車夫想以昨夜過勞。尙臥未起。此何足異。

秀 尚有一事。阿島何以尙未見。廚房中諸婢。皆恐懼集於一處。均云。昨夜有可怕事。

秀吉聞之。急至廚房。果如爲吉言。諸婢均恐懼。集於一處。秀吉遂問云。

汝等何爲。何故不速備朝食。阿島何在。

(婢)今朝尙未見阿島面。昨夜有可怕事。

(秀)何事。

(婢)昨夜方熟睡時。忽聞可怕聲。因而驚醒。但聞有女呼云。賊奴。今朝起後。見阿島已不在。至今尙未見彼。

秀吉聞之大驚。又憶昨夜事。遂出廚房。遇數客。客問云、

秀吉君。今朝有何事。

(秀)有事無事。吾尙未知。

(客)昨夜大雨時。嘗有客來否。

(秀)然。但今尙臥未起。吾正欲往視。

言畢。遂往夜來之女及阿島臥室。倚窓聽室中。室靜無聲。阿島平時。臥軒息如

雷。若未起。則必聞鼾聲。若已起。則必聞動作聲。何以寂不聞。乃發大聲呼。室中無一答者。更叩門。亦無應者。秀吉益急。再至紳士臥室外。叩門。呼喚。不應。亦如之。秀吉知事變。急至車夫勝三室。見勝三已被殺。流血牀前。

(二)

秀吉之色頓變。倉皇返店口。旅客見之。同聲問云、

何事？何事？

秀吉一時不能答。乃取屋隅罐中所盛酒。滿注一杯。飲盡。氣稍定。呼吸稍舒。乃云、

殺人之事起。

(客) 何人被殺。在何時。在何處。

(秀) 彼處！彼處！可從我至彼處看。

遂引諸客先至勝三室外。秀吉手指室中云。

看！看！

諸客均大驚。問云、

是何人。何故被殺？何人殺彼。

(秀)且再至彼處看。

遂又引諸客至紳士寢室前。秀吉云。

誰能開此室？

諸客均不敢前。有一客鼓勇開室門。室中虛無人。秀吉驚云。

何故無人。客已何往。殺人者已逃去。速再至彼室中看。

諸客雜問。

(甲)已逃去否？

(秀) 不在室中。必已逃去。

(乙) 逃去者何人。

(秀) 昨夜雨時來此之惡紳士。

(丙) 我聞有女同來。今同來之女。何在。

(秀) 且往女室看。

遂引諸客至女室。室尚閉。衆仍不敢前。有一客推門。則室門已加門。不得入。於是三四人各來助。遂毀門。一湧入。忽聞一客云、

可怕。可怕！

均後退。蓋阿島已被殺。血漬淋漓。地下屍僵。席上少頃。衆心漸定。再前。秀吉云。

請搜彼床中。

謂客遂將被襟返覆搜索數次無一物。

(秀) 彼少女屍何以不見。

(甲) 此處止有阿島屍並無他人。

(乙) 秀吉君此兩人究係何人所殺何以釀如此大禍君能言其詳否秀吉遂將昨夜事詳細告諸客諸客大駭目相視。

(丙) 然則彼少女果何往。

(秀) 已不在此必被殺於野。

(乙) 是亦未可知速往探。

遂有三五人出門忽聞馬蹄得見一人策駿馬忽馳而來若有急事者諸客遂立視。

馳漸近見來者人馬上下皆溼泥衣服盡溼係從遠方來者至門扣馬而下其

人年二十八九。眉目清秀。銳氣逼人。進門。問諸客云。  
此間主人何在。

秀吉聞之。急自內出。答云、

我即此間主人。有何事？

(少年)昨夜有客來此投宿。否。

秀吉心躊躇。徐答云、

有。

(少年)其客非多。髭之紳士乎。携有少女。

(秀)誠然。有少女。君知之否。

少年不答。但云、

紳士與少女今安在？